



中庸講記 (58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(二)：
溥溥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溥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

讀懂經句

① 見：見者現也。如動作威儀容貌言。

今天繼續談「溥溥如天，淵泉如淵」這一小段，「見」的別音是現，現就是表現的意思，表現在外面；按照經典的註解來解釋，就是我們人的動作、威儀與容貌，由這個方向來探討。你看人的風度與氣質、人的動作、

人的一舉一動，威儀與容貌是可以訓練的，因為要表現於外，我們看在總統府或中正紀念堂的憲兵或儀隊，他們就是訓練出來的，但訓練出來的只是外表。而今天要講的道理，除了這個以外，最主要是要發自於內心，在儒家或佛家所講的道理為「人能制其外，便可養其中」，儒家也是這樣，佛家也是這樣；要訓練一個人，一定相當的嚴格，其嚴格是以人的約束力，以什麼來約束？以制度來約束。

像我們(先天單位)前幾年講「辦道莊嚴」，其莊嚴是以外表來訓練，理論上為什麼要這樣訓練呢？最主要

就是要養其中，中就是道，我們講中為不偏不倚，也就是道。要知道為什麼講中為道？古早的人傳中不傳道，就是中庸之道，無過與無不及，才符合中道。

《理數合解·三易探原》：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」這句是北海老人的道理，引用自《易經·繫辭上》第五章：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」但〈繫辭〉裡沒有「其所以然」，而多了「故君子之道鮮矣」。後學為什麼要講這個？因為剛講到訓練，「人能制其外，便可養其中」，訓練是訓練外表而已。他認為今天要做這項工作，就必須受過訓練以後，才有辦法擔當這項工作，這樣而已，不一定是發自於內心。

我們今天修道最主要是這個「見」，為什麼要講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」？「出之」，即要用仁的時就是仁，若再延申，《論語·述而》講得很詳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仁離我們不遠，我們若要仁時，仁就由我們的身體裡流露出來、展現出來。

所以仁者，每個人都有；智者，每個人都有，因為這是上天給我們的嫁妝，有本性、有五項俱備，即五常之德，所以你若要用就有了；而我們為什麼不會用呢？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每天在用的東西，日常生活中，衣食住行都是出自於自然，吃飯是不是自然？冷就知道要穿衣服，是不是自然？冬天知道要穿冬天的衣服，夏天知道要穿夏天的衣服，是不是自然？須要人家告訴我們嗎？

後學有時在家會問小孩：「今天是幾度？」孩子講：「你問幾度幹什麼？你看你感覺怎麼樣，是冷或熱你自己去感覺就知道。」這是同樣的意思。出自於自己裡面有的東西。所以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百姓是指所有的眾生，眾生每天都在用，而自己卻不知道，所謂「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」，知道要穿衣服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？穿衣服的這個原由不知道。

所有修道的動作，包括威儀、容貌，要從內心發出來，由內心的工夫來修。「制」，我們訓練過「辦道莊嚴」，然而在訓練時走的腳步，有的講太快，有的講太慢，到底誰對誰錯？要如何來做判斷？快對？還是慢對？《道德經》第五十八章有這句：「正

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」道德老子的道理也是在講中。「正」，有的講這樣慢才好，好不好呢？大家想想看！嫌慢的人就講那樣不好，這樣是不是有過頭？就超過了！我們要了解這事情，假使有人這樣講。太快好不好？有人講太快，快就是不好，為什麼？不能合中時，都是不好。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。所以講「正復」，因為物極則反，《道德經》為什麼講「反者道之動」？為何講反？所以後學最後會講「通復」的道理，研究過《易經》的，就知道這句道理要如何來變。「為奇」，奇是什麼？就是指邪的。有人在反對，這就是不圓滿的事情，有人在講：「這樣不好喔！」

所以談到制度，孔子到晚年時，《論語·為政》中曰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「矩」就是感覺到大家都能接受時，我的這個動作就是最標準的，都沒有人講有哪裡不對了，自然嘛！上天給我們的東西原來是很自然的。但是人因為有氣稟，若沒有經過制度的調節，一個人要改變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「善復為妖」，你講這個事情很好，就有不好的出來；「妖」就是惡，有善就有惡，都是有對待的，因為不

能超過。所以後學在解釋「止於至善」的「至」，這就是中庸的道理；很多人在解釋時都會說是最高、到達頂點之意，然而「至」並不是頂天的意思，而是無過與無不及，沒有超過。為什麼古早說傳中不傳道？中就是道。地球引力也是一樣，相吸到剛好時，合中才能依循著軌道而走。否則太高，不知會飛到哪裡？太低，不知會滾到哪裡？所以我們研究中庸的道理，就知道原來為人處世要如何調節到「致中和」的境界。

為什麼日用的東西我們會不知道？《易經》裡面，孔子講「故君子之道鮮矣」，行到君子之道這條路的人很少。所以想想我們是不是很幸運？我們能踏入道門，研究聖人的道理，前人輩將這些道理提供給我們修道一條正確的路、有準則的路，讓我們能更輕鬆地走，所以我們是最幸運的人。

但我們為什麼不知道？因為太近了。蘇東坡的詩〈題西林壁〉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道是這麼寶貴的東西，不是在遠處讓我們看，而是太接近了，就在我們的內心裡面，身體裡面，太近了！「只

緣身在此山中」，在我們自己的山中山裡面，而自己無法看到自己裡面。什麼原因無法看到自己？因為我們沒有返照的工夫，我們缺一面鏡子，這面鏡子就是什麼？智慧嘛！我們沒有那個智慧。所謂「返照般若」、「實相般若」，我們沒有這個般若，自然無法看見自己。

所以今天講這個「見」，不是指外表而已，而是本來有的那個東西要展現出來。所以「仁者見之謂之仁」，包括義也是一樣，「義者見之謂之義」，仁義禮智四字都一樣。

「見而民莫不敬」，看他的動作、威儀、容貌，會不會感動？會。但感動只是一時的，為什麼？因為人隨時都會變化，人在公共場所有這樣的威儀，人在外面是否有這樣的威儀？能二六時中持續嗎？在家庭裡也能這樣嗎？在家庭都是不同的，這是人之常情，不是誰就修得多好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工夫練得不夠。所謂「習慣成自然」，因為沒有這樣的習慣；看場面辦事情，都是在做後天的；做後天的不是不好，然而這種人回得了嗎？要回去有困難，因為無法配天、無法與天合其德。

「莫不敬」，為什麼能受尊敬？身為一位歷代君王，能讓我們可取的，憑良心講是堯帝、舜帝而已，所以孟子專門在倡導他們。其他的皇帝並不是不好，比如武王，老前人時常在講武王，古早是五音，在武王時代變為七音，七音存有殺氣，聽鼓聲就知道。就樣圓滿嗎？我們學是要學好的。

在道場像堯舜般的人有沒有？很多。從哪裡可看出？《易經·繫辭上》謙卦：「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，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」意思是能使人恭敬的人，是做很多事的人；在道場上也有做很多事情的人，卻不會為自己爭取功勞。像金馬獎頒獎典禮上，得獎人都會這麼講：「這個獎不是屬於我自己的，而是屬於大家的、屬於整個團隊的。」不管是真心或假意，其展現出來是這樣。但我們修道人是要從內心而發，這就是「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」。「有功而不德」的意思，就是功勞很大，但他認為這些功勞都是別人的，不是我自己的。

「厚之至也」，德的厚已到極點，最完美最完美了。

「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」，講到功勞，這功勞是屬於大家的，是天恩

師德，是老前人、袁前人、所有前人輩與我們所有道親的奉獻，後學今天才能將這個事情完成，若沒有大家，後學今天就無法完成這個事情。將所有功勞都推給別人，要空，不能放在自己心裡面，所以講「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」，論其功勞，裡面最無能的就是我，這是事實，做事情都是大家在做，但各單位論功勞，會講：「先天道院都是因為有你在……」，都講到後學這裡；實在是地上若有個洞，後學就鑽進去了，因為事實上都是別人在做的，後學最多只出個嘴巴，然而功勞都掛在後學身上；若執著於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勞，這樣是無法回去的，這是事實。

我們心裡面一定要真的這樣感覺：「這是眾人的，說不定我們只是裡面的一個小螺絲釘而已。」不只是想而已！假使有這種人、有這樣一位君王，你會不會尊敬他？他所展現在外的是出於天心、出於先天的才有效，若以後天心、嘴巴講講而已，這是算不上。

所以我們要了解這篇道理，「見而民莫不敬」，為什麼受到人人的尊敬？因為他都歸功於大家，若所做的只歸功於自己，大家就會認為：「功

勞都歸於你，我們都沒份！」大家就不會付出。所以若每位道親進了道門，就有了這樣的工夫，往這工夫啟發自己的自性。

②敬：敬者不敢怠慢也。

「敬者」，不敢慢也，慢即怠慢，怠慢的意思就是驕氣，有驕氣是很危險的。乾卦的道理一開始就講「亢龍有悔」，一條龍飛得很高，高到看不見了，一片霧茫茫時，毛病就來了。所謂「化育」，即不見了。有悔，不是後悔的意思，而是毛病出來了，原本沒有的毛病就出來了——一場空。一個人站在高處，猛然跌下來時，從金山銀山到一無所有，一無所有就是因為怠慢的毛病出來之後，就是會再跌下去。所以在高處的人就要想想！想什麼？「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」，我是最下面的人，在最下面的人才能再升上去。你看六爻，才能由初九再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，到上九又會再跌下去，須了解這些，要站在最下面。大海就是在最低處，才會四水歸大海，稱為「百谷王」，原因就是在此。

（續下期）